



方言俗語難給書證

曾有香港文教界的前輩笑言，遇上大家都認識的字詞，那就不必查閱字典詞書。前文提到「姨甥」一詞，在香港理應無人不知，或者至少該說幾十年前省港澳等地人人皆知、人人都在用。不過說到今天香港年輕一代，則潘老頭無資格代表他們發言。備有許多未嫁女子都把自己的姨甥（姐妹的孩子）都當成了「外甥」！老廣州、老香港聽到這樣自動升格去當人的舅媽，未免有失體統也。

因為找到了「姨甥」一詞在民國時代的書證（舒新城版的《辭海》），便持之與內地朋友分享，結果是華北大多數不知有「姨甥」，長三角一帶則間有人知曉。有小朋友笑說：「這要提給教育部了！」這是「中國語言文字學」的問題，鄙人頻年以來頗受中文自文學院、中文系的小朋友白眼相加，其實我老人家也是唸過文科的，況且漢語語言學門戶廣大，我們只是以用家身份參加討論與研習而已。假如「斗膽」上奏教育部，會不會給人罵為「狗拿耗子」？

「江湖」上有些朋友誤會以為潘老頭是研究粵方言學的，實情在下只是以一個語言用家的立場講話而已。近年接觸好些來自文學院的小朋友，不管何事都問書證，真有「秀才遇着兵」的感慨。漢語方言學很講究所謂「田野研究」（field study），全都是來不及編纂成書的「人證」呀！潘老頭是翻譯專業，認為這「田野」是誤譯，在這個語言環境之下應該是「實地」才對。上世紀初，有語言學家引

入西方的研究辦法，拿了笨重的錄音設備到農村「搶收」方言，那時說是「田野」還沒有大錯。今天如果去家訪長者老人，大家都住在大城市，只能算「實地」了。何來田野哉？

漢代揚雄的《方言》（本名《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》）就是中國現存最早以「田野研究」來記錄各地方言的經典。但是此書有官家給的研究經費，不似我們民間讀書人自費那麼吃力。

有一位常嫌我老的小朋友（以年歲言）醉心文字訓詁之學，小娃娃的考證文字大家都很重視，但是有些略嫌不信「田野研究」。他不是廣府人，聽本地小孩說：「撩鬼擇命！」我老人家更正之，該是：「撩鬼擇病！」他反駁說從來都是聽得是「擇命」，我說你們這些小孩弄錯了，他卻不信。因為這個小娃娃在「江湖」上勢力很大，我老人家也就不敢多事了。

這個廣府俗語是用作形容人不察形勢，冒犯了有勢力的人（句中的鬼）而招惹了麻煩。道理何在？為什麼「鬼」不要你的命？我們平常聽到一些涉及神鬼的民間傳說，都帶出一個觀念，就是鬼神這類人間世外的神秘力量比我們人類要強，如果有意無意之間得罪了鬼神，鬼神就會降禍到我們身上。情節不嚴重的就小懲大戒一番，叫你大病一場，但不一定要來個「惡鬼索命」的。

我們民間讀書人要自費整理並刊行粵方言當下的有趣語用事實，是困難重重的艱巨工作。既不容易提供書證，就只好接受被小孩嗤之以鼻的殘酷現實了。



大灣區規劃的發展

豬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已過，隨着時間飛逝，濃濃的年味已漸變淡了。然而華人對中國每個傳統節日都是那麼尊崇，這是中華文化自信的最佳表現。

豬年正月流流，中央給予了香港喜事陸續有來。令大家焦點所在的是中央政府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，力推大灣區發展，惠及全港市民，實在令港人十分興奮。翻開所有文宣報道，港人積極研究綱要內容和精神，更重要的是當提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之初，港人理解自己的角色是「聯繫人」，然而當中央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的綱要時，香港人明白自己是積極的「參與者」。其實，箇中涉及的人群包括粵港澳三區的人士，都從中找到自己的角色所在。就以香港而言，香港從中知道箇中定位及角色，當然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優點所在。正如眾所周知，香港將成為大灣區發展中的科技創新中心及繼續發展成為國際貿易、航運、金融中心。而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都應發揮自己的優點所在，各司其職，盡其所優。

廣東省省長馬興瑞來港時指出，完善配套政策，便利港澳居民。當然「完善配套政策」包括港澳居民出入境手續和居住等等。其實，大灣區建設有四項原則，與四項有利於……

在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則綱要中，幾乎可以肯定指名發展遠景最重要的是發揮協同效應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亦與三藩市、日本的灣區有很大的不同，因為粵港澳大灣區體制不同。「一國兩制」在港人心目中是一定要捍衛的，港人以基本法辦事，去對接國家戰略主調。其關鍵在於港人必須堅持愛國精神。首先，港人必須認識國家的體制，認識國家的歷史發展，如此一來，愛國主義教育是必須的。思慮檢討香港教育制度，似乎對中國歷史的教育有所欠缺。其實娃娃的教育應從起點開始，打從從幼兒園開始，便應教導娃娃「我是誰」，認識自己，認識「我是中國人」。娃娃從小必須學規矩、學做人，然後才做學問。隨着年齡長大，知識也豐富了，眼界要廣闊，有地方觀念、國家觀念、國際觀念等等。因此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發展，三地的教育互動交流相當重要。

香港人應引以為豪，感謝中央認同港人角色定位的優勢，應該好好發揮，不應有所怠慢。香港人亦應自我檢討，有所欠缺不足的地方，不應該自滿，謹記龜兔賽跑的警惕，一定要努力奮鬥，特別是科技創新發展方面，其實香港與內地相比也有有所不及的地方，應以此為鑒！



為夢想成就傳奇

那天，我和明珠結伴同行，一起去紅磡香港體育館，就是為重溫往日情懷，去聽期盼已久的《學友·經典》世界巡唱的香港站演唱會。

演唱會舞台富麗堂皇，四面的環迴舞台，像巨型皇冠，完整地呈現歌神的王者氣派，音響、燈光製作效果都配得出色，美輪美奐；佈景很高科技，逼真，多變，氣勢磅礴恢宏，予人高水準的好印象。

放眼望去四周觀眾席上，滿滿的人群，如同沸騰的海浪，每人手持閃閃爍爍光棒，跟隨音樂歌聲來揮舞，好棒！歌神張學友致詞說，他今次的世界巡唱會歷時2年3個月，共演唱233場，夢想破個人紀錄。嘩，233場！我心想：誰有這個資格啊！除了你！

我們都喜歡聽張學友的歌，已聽了有四分一世紀了。他唱的經典歌曲悅耳動聽，他雄渾中帶柔情的聲線，真情、細膩的演繹，深深打動人；相隔多年，終於等到他舉行「香港站再見篇」；說來演唱會門票很難搶，一票難求，不是好朋友幫忙，我們也無緣現場欣賞他表演！

準時開場，舞台燈光一亮，料想不到是穿上華麗的衣服的學友，竟從台中大圓圈的台面上出現，他在大圓圈裡面

跳了下來，在燈光師的配合下眩目閃亮。他首先高歌一曲快歌《如果愛》，全場不禁跟隨之而起哄，打拍子和唱……

演唱會的流程節奏爽脆，學友幾次換上更華麗的衣服，來落力演出，他一口氣唱出十多首金曲，帶領觀眾走過他的音樂路；由於我們的座位比較靠後，當大家四方八面都揮動手中的熒光棒的時候，光閃耀如星海，真的壯觀豪情！效果超亮麗難忘！

學友曾於電影《旺角卡門》中演活小嘍囉烏蠅，誰料他之後縱橫歌壇三十多年，成樂壇王者！但他沒有自滿，仍然力求創新，走過人生57個春夏秋冬而不言休的他，付出更大努力，233場乘三個多小時又唱又跳，汗水、體能和意志，以挑戰自己，為樂迷呈獻如此精彩絕倫的好演出，怎不讓人感動？當全場跟學友一齊合唱時，人潮揮舞之熒光棒隨音樂變出各種亮麗色彩，化成燈海，使會場氣氛溫暖高漲，令人很感動。

非常佩服張學友那種對音樂的熱情、實力，以及驚人的意志力；我鍾愛他真情感的歌聲，他細膩自然和隔空共鳴的唱功；難得他奮力為夢想成就了半生一段完美的傳奇！我欣賞他的全力以赴，衷心祝福學友學無止境，精益求精！



張學友演唱會一景。作者提供



從壓縮雕塑談人體比例

到鯉魚涌嘉里中心吃飯，見大堂擺放了韓國著名藝術家李桓權 (Yi Hwan Kwon) 的多件銅像雕塑，都是他稱著的「壓縮系列」，甚具觀賞價值，在商業大廈看到這些藝術品很是難得。從這些壓縮的人物塑像，我不禁想起人體比例的定義。

喜歡繪畫人像的，首要學習是人體比例，西方社會如傳統藝術享負盛名的意大利、法國和俄羅斯，都主張人體的比例是八個頭的高度，但這個說法頗具爭議性，以身形普遍較高大的俄羅斯人或腿腳較長的德國人來說，這比例是較貼切，在歐洲相對稍為矮細的意大利和法國人，七點五的人頭比例可能較合適。對於亞洲人，七個人頭的比例較常見，但菲律賓人的腰一般較短。就算中國人，南方和北方人的體型也有差異，南方人的腿較短腰較長，看來頭部就顯得較大，況且每個人的特徵不同，體型的比例又不能一概而論了。

我曾在俄羅斯人開設的藝術學院習畫，老師教我們計算一大堆人體比例

的數字，從臉部輪廓到全身都有計算出來的公式，但西方人的大眼睛跟高鼻子，就難以用在亞洲人了。學習歸學習，這只能視為一個概念，面對不同的繪畫對象，還是要憑觀察和量度去表達。

回說韓國目前炙手可熱的四十五歲雕塑家李桓權，他的作品有價，深受全球各地包括香港收藏家、博物館和藝術愛好者喜歡。他的雕塑價值非準確的人體比例，相反，他透過電腦技術把模特兒影像進行扭曲、變形、拉長、壓縮等二度和三度空間的視覺效果，讓觀賞者產生幻象，並隨着雕像表達的形象進入不同的時空空間和感受，如城市壓迫或緊張或速度之中，讓人迷失於真實與虛構的凝視時光。



韓國藝術家李桓權在香港的雕塑。作者提供



百家廊

韓風平

釣雪，然後變成大自然

說起柳宗元，總會有一種清涼之感。他的一首小詩《江雪》，帶來了絕世獨立的肅穆和綿延不盡的冷峻。

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」此詩是柳宗元在被貶永州時所寫。詩人寫一位在雪野江畔獨自垂釣的老漁翁，實際是寫作者自己。姜太公釣魚，釣得一個周文王。柳宗元卻是在清冷寂寥中，釣不得名君了，依然一往情深、堅守自我，「獨釣」這寒涼肅殺的「寒江雪」。

唐朝詩人多愛釣。除柳宗元外，李白、杜甫、張志和也都是垂釣名士。李白寫有「閒來垂釣碧溪上」，杜甫曾笑述「稚子敲針作釣鈎」，張志和則癡迷「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」的意境美。而柳宗元卻因自身命運的沉浮，鍾情於「獨釣寒江雪」。同是唐朝的白居易，被貶江州時也著有一首與「雪」有關的詩：「綠蟻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，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」當時，天氣寒冷，他向隱居於廬山的劉十九發出請柬：「能飲一杯無？」新釀的美酒，雅致的火爐，好友舉杯，這一切都透着一股溫暖肝膽、豁達進退、淡看榮辱的味道。

而柳宗元呢？寫了《江雪》，則是孤寒一片。那麼，為什麼還會有很多人為這種「徹骨入髓之冷意」所折服呢？只因柳宗元從「廟堂之高」轉入「寒江之寂」，雖天寒、雪重、孤寂甚至傷懷，可他移情之物非是熱酒一杯，而是寒江一條、釣竿一具，那種相對靜止的唯美和柳宗元性情的唯一，給人一種無言的震撼。

柳宗元詩歌成就非常高，但當時的人並不認識其價值，直到蘇軾才最懂柳宗元。蘇軾認為韋應物和柳宗元的詩淡中有味，比別人寫得好。唐末鄭谷不懂其中真意，卻追步柳宗元，作詩「江上晚來堪畫處，漁人披得一蓑歸」，蘇軾稱其「此村學中詩也」，僅一個「歸」字，境界差矣。

一個人癡癡同一條寒江交談，寒江聽得懂他，這才是柳宗元。柳宗元忘記了自己在雪幕之中，還是那樣癡癡地釣。會有誰借一條快船，輕輕把魚兒拋到寒江中，將他從憂傷中拉回來？誰也不能，江雪還是那個江雪，寂寂還是那個寂寂。柳宗元和釣江雪之間是一片又一片孤獨，像山脈連綿不絕。說不盡，歎不完。

《唐詩三百首》選編人蘅塘退士有謂：「《江雪》二十字可作二十層，卻是一片，故奇。」歷代不少評論家都盛讚此詩，寒江獨釣，氣象超然，雪景如在目前；意境深遠，數為絕唱，在乎詩品處可見人品、風骨。其時，柳宗元不願與當權者同流合污，甘願作一漁翁「獨釣寒江雪」的形象之美，與純潔寂靜、遼闊蒼茫的氣象之美，交相輝映，如在眼前。絕對的清寂，極端的靜默，形成非同尋常的「空靈剔透、絕世孤傲」意象。

《江雪》問世之後，山水畫家愛之如寶。從唐朝到今天，不知道有多少畫壇高手根據這首詩的意境揮毫作畫，以「江雪獨釣」為題的山水畫，如恒河沙數。比如，宋馬遠《寒江獨釣圖》（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）、元姚廷美《雪江漁艇圖》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、明吳偉《雪江捕魚圖》（湖北省博物館藏）等等。畫上多為白茫茫雪野一望無際，彎彎江水波瀾不驚，一葉小舟似有若無，舟上見一錐影放長線一鈎——意為漁翁獨釣寒江之雪。

柳宗元位居「唐宋八大家」第二，近代章士釗則尊之為「唐宋以降，天下第一」。柳宗元之《江雪》，寥寥二十字，實極品文字。因其強烈的視覺衝擊感，入畫靜穆而無動，表面看去不覺一絲漣漪，卻可動手心魄。《江雪》煉字精準而入心境，「千」與「萬」、「山」與「徑」、「鳥」與「人」、「絕」與「滅」、「孤」與「獨」中，透射別樣清寂，而處處清寂——傳來空與靜、冷與潔的獨特魅力，此魅力與柳宗元《小石潭記》的空靜筆法如出一轍，深具洗

心滌魄之效，佛家氣象撲面而來。

柳宗元自述：「吾自幼好佛，求其道積三十年。」《江雪》中營造的空靈境界，也與柳宗元的佛教修行有關。「因緣所生之法，究竟無實體曰空，又謂理體之空寂」。讀詩者在「釣雪」中獲得，反過來創造、昇華這片「白」。詩歌有盡，而餘味無窮。用「留白」之法，柳宗元留給後世一個夢的世界、無盡的藝術境界。不由想起顧愷之擅長畫古代先賢，總是遲遲不去「點睛」，他要找到那點難於琢磨的元神，才肯落筆。充滿詩意的唐代，降生了傳世名篇《江雪》，正因柳宗元內心的元神之氣在大雪漫天裡瀰漫。空冷中，萬千孤獨，天地可鑒。因之，元好問有「謝客風容映古今，發源誰似柳州深？宋朱一拂遺音在，卻是當年寂寞心。」無論是現實與夢，還是如夢現實，都呈現出多維的奇異冷峻和深層美感。

《老子》有曰：「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」柳宗元僅用寥寥數筆小黑，周遭所餘全為留白，乃真功夫。大面積留白，賦予了畫面張弛有度的「呼吸空間」。《江雪》之中的「千山」與「寒江」，傳出山水間寒氣凜然，靜默如是，宛如眼前。《江雪》「留白」之中，不僅有「釣雪」的存在，還有心情執意與淡然的浮動。

人在雪中，雖江寒而魚伏。「置孤舟於千山萬徑之間，而一老翁披蓑戴笠獨釣其間，彼老翁獨何為而穩坐於孤舟風雪之中乎？此子厚貶時取以自寓也。」《柳宗元傳》有文載，「叔文欲大用之，會居位不久，叔文敗，與同輩七人俱貶。宗元為邵州刺史，在道，再貶永州司馬。」於是，面對此困境，柳宗元以「蓑笠翁」自況。

「蓑笠翁」三字，放入整首詩，堪妙之極。品味之餘，似能浮現寒氣中「蓑笠翁」鬚髮顫動，並從蓑笠下見其眉間皺紋，一想便可妙悟其志。流寓羈旅，客子孤獨，唯釣雪，可知胸臆。釣雪。

釣雪，然後變成大自然……



慢慢走，欣賞啊

上世紀30年代，朱光潛先生曾經在其《談美》一作中說過一句後來廣為人知的名言：「慢慢走，欣賞啊！」

不知為什麼，今年春節在北京，小狸身處不斷紅火的「故宮熱」中，這句朱氏名言一再地跳入耳際。

春節前幾天，小狸回京第一件事，就是火速上網預約故宮門票——自從2015年開始，北京故宮開始實行實名制網上預約門票，且每日限流8萬人。每逢旺季，門票須提前數日預約，而如今，隨着故宮「活化」得愈來愈猛烈，傳統淡季也變成了旺季。

經過小狸一通掐指，終於鎖定了最佳日期——大年二十九——是日，該返鄉的應該都返鄉了，而留京的應該還沒放假。事實證明，推算還算正確——儘管那天也是人山人海，但果然對比過之後的日子，那真是幸福至極。那天在熟悉的紫禁城裡，小狸看到了從沒見過的美麗皇家節日宮燈，也看到了不倫不類的所謂廟會，有喜歡也有怪怪的感覺——這正是對故宮如今「活化」的矛盾感受。

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，小狸對故宮的感情之濃烈是難以言表的。猶記得小時候逢雨雪便會習慣性「入宮」，有時也會等到下午甚至臨近關門時去，這些時候遊人通常都較少，少人的紫禁城，安靜莊嚴、雍容大氣，最是那原本的皇家風範。那時候，《千里江山圖》展過，《清明上河圖》也展過，人最多時不過十幾米隊伍。那時候遊故宮，美在能全情投入、美在被它的氣質包裹。

當然，早些時候也曾「恨鐵不成

鋼」——尤其是見識過寶島故宮的文創周邊之後，曾深深慨嘆我們故宮的紀念品怎麼那麼死板那麼Low？而幾乎就是一瞬間，紫禁城從文創開發開始，在「活化」的大道上一路狂奔。從2010年開通官方淘寶店開始，600歲的故宮像一位真正的智者，同時在文創周邊、互動APP、公眾號等領域玩出了花兒，可愛又不失分寸，和廣大青年打成一片，讓人一次次嘆為觀止，讚譽有加。2015年，故宮石渠寶笈特展展出《清明上河圖》，觀眾排5個小時隊是常態。

然而，最近的日子，故宮活化的步伐卻似乎有點「太快了」而迷失了自我。2016年，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紀錄片爆紅，之後故宮開始頻頻上鏡，從中規中矩的《國家寶藏》、《如果國寶會說話》到小鮮肉擔綱的《上新了，故宮》以及現象級熱播劇《延禧攻略》、《如懿傳》，讓故宮晉陞為如假包換的超級網紅。春節期間，故宮勢要再加一把火，推出「紫禁城裡過大年」活動，再加上抓住了兩場觀雪的營銷機遇，使得故宮水溫接近沸點。

真正的沸點出現在正月十五的「紫禁城上元之夜」。當晚，故宮博物院94年來首次夜間對外開放，更舉辦了「燈會」。是日，黃牛狂歡，「免費」門票被炒到9,999元；是日，午門點亮的不是宮燈而是群魔亂舞的射燈，配合高分貝電音，成嚴肅莊重的故宮秒變蹦迪現場。是日，輿論終於開始出現了負面質疑，且愈來愈多。

希望衝刺到沸點爆了之後的故宮能冷靜下來，但願我們的朱氏名言能為它下一場及時雨，是的，春天就要來了，慢慢走，欣賞啊。



昨日紀

陶然

大連的散文家素素，認識很久了，好像是遼寧的什麼人居間介紹的，那時沒有其他聯繫方式，就是通信而已。只見其字未見其人，那字遒勁瀟灑，不大像印象中女孩子的手筆。這是我當時的一種感覺。

後來，1991年7月，《大連日報》組織「五彩城散文筆會」，邀我前往大連，應邀的還有其他散文家蕭復興、素素、王英琦、韓小惠、斯好、劉慶。大連和香港一樣，至今保留着有軌電車，雖不稀奇，卻也感到興奮，我看到電車慢慢從轉角處爬上來，一點一點地顯現，觸發靈感，寫了散文《彎角》。

這樣便見到了素素。當時她供職《大連日報》，似乎是副刊主任。那時，我雖然在高考後和一幫同學去過大連，等候放榜，心情忐忑，但對大連印象甚佳。而此次重來，又是我進入文壇後，除了廣東外，頭一次參加筆會，結識了一些寫作朋友，在某種程度上有紀念意

散文家素素

義。從此之後，便和素素有一點來往。很多年後，上海好像也有個散文女作者叫素素，但彼素素非此素素，此素素原名王素英，大連人士也。她寫的有關東北的散文，還有《旅順口往事》，是她的標記。

在大連，她帶我們逛名勝老虎灘，看過夏天穿着泳衣的男男女女人山人海的海灘，像餃子似的，在海上浮沉。我也初嚐了東北紅黃白三種酒擺在面前的宴席，一下子把我嚇暈了。我不會喝酒，只好酒不沾唇。不知是她，還是別的人對我說，你不喝，就一點也別喝，不然你喝一點，又不喝了，人家會以為你不敬呢。那年生日，我正好在大連，她和她的朋友得知，一定要請我晚餐，我已經不記得都吃了什麼，餐館好像在公園裡，飯前有蛋糕。她的朋友好像還唱了歌，似乎是葉倩文的什麼歌，旋律記得，歌詞忘卻了。

她也來過香港，好像是他們報社所組的星馬泰團路過，來去匆匆，我只見了她一面，我們

在臺灣的樓樓喝茶，並陪她到銅鑼灣，去購物。一晃，就過去好多年了，當年筆會的朋友，最初還有聯繫，後來漸漸便沒有了。只有蕭復興一直聯繫不斷，而素素，本來也慢慢少了，但還不至於沒有音訊。在2006年11月的第七次作代會上，碰見她，她卻匆匆忙忙，說第二天就要請假回大連，似乎是家裡有什麼事。2011年11月第八次作代會時，又在大會後，散場時在北京飯店走道上碰見，當時人流很多，大家匆匆忙忙，她急忙留下電話，便分手了。最近一次，是在2016年11月第九次作代會時，大會之後，有一段空際，我和她去喝了咖啡聊天，久別重逢感慨不已。雖然那次筆會的朋友，似乎我只剩她和蕭復興還保持聯絡，但我也明白，時光如流，浪淘盡，也許各人心境、環境、際遇、歲月等等都不相同，我們都不再年輕了，大概也回不到過去了，能留下的，就留下，留不下的，也只好讓它消隱。有點聽天由命吧，看來？